

童年往事

□一和

繁城是一座古镇，镇上有一条五里长街，有东街、西街、南街、献街、清街5个村，是一处回汉杂居的地方。外婆家在繁城镇南街，三间秦砖汉瓦的正屋，东西两侧各有两间厢房，是土坯砌墙、麦秸搭顶的草房。

外公姓牛，是近六尺高的壮汉。据母亲讲，外公的祖上是繁城镇首屈一指的富贵人家，无奈外公年轻时嗜赌如命，输得只剩下几亩赖以活命的薄地和几间房子，侥幸被划成了贫下中农。数年以后，赢了外公钱财、酒楼、土地、粮行、房屋的大地主孔寨首被一粒子弹送上西天，临刑前呼天抢地地喊：“是你害了我呀，牛保寨！”那便是声讨他的对家、我外公呢。因此，外公常常在外婆面前沾沾自喜地说：“若不是我好赌，若不是我每赌必输，你能过今天的安稳日子吗？这叫塞翁失马——焉知祸福也。”

的确，外公是一个很有学问、很有先见之明的人，这从他一个女儿、四个儿子的名字中就可以看出来。外公又是一个死要面子的活受罪的男人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，愣是坐在家里活活饿死了。那时候，母亲已出嫁，父亲是许昌农场管喂猪的工人，我大舅、三舅的性命正是因为一次次跑到农场偷吃猪食才得以保住。但是，我外公不愿意在他的女儿、女婿面前偷偷摸摸地吃猪食。其实，这又算什么

呢？在那个非常年代，为了活命，别说是偷吃猪食了，即使偷吃别人家的菜团儿，抢别人手中的窝头，也没人讥笑你的。但是，外公不愿意，宁愿饿死也不干。我外婆说：“知道吗？好外孙，这叫气节！人可以没有饭吃，可以没有衣裳穿，却不可以没有气节。”

在繁城，外婆不叫外婆，叫姥娘；外公也不叫外公，叫姥爷。因为有了妹妹，我从三岁起便被寄养在外婆家。在外婆家，我属于重点看护对象，除了在隔壁牲口屋和一个同龄的矮个儿男孩儿玩，几乎很少独自到别的地方去。舅舅们不让我出去，外婆也对我紧张兮兮的，说是外面乱，怕丢了我这个好外孙。外婆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大家闺秀，出嫁时嫁妆摆了足足有二里路，两只笋一样白净的小脚，比三寸金莲还精致。每当我撒开脚丫子朝五里长街飞跑的时候，外婆便迈着小脚一点一点地在后面追，一边追一边轻轻地喊：“小祖宗，你给我回来，看我不打烂你的屁股。”也许是家教的缘故吧，外婆从不骂人，也不像别的女人一样扯破了嗓门大声喊。即使这样，我一次也没得错过，总是有人在靠近五里长街的牛家祠堂附近把我截获，交到外婆手中。外婆呢，一只手抓着我的小胳膊，另一只手便在我的屁股上不疼不痒地打一下，然后拽着我回家。这天，我休想再踏出院门半步。

有一天上午，吃过饭，舅舅们上工去了，外婆还在灶火里忙碌。我说：“姥娘，你忙吧，我去牲口屋找顶棒玩去！”外婆说：“去吧！别乱跑，别和顶棒打架。”我答应着就出门了。到了牲口屋，我才发现顶棒不在，只有一个远房舅舅正在给牲口续草。我问：“舅舅，顶棒呢？”这个远房舅舅看我一本正经的小大人模样非常搞笑，哄我说：“顶棒啊，周公领着去北京看热闹了。”那一年，我四五岁，不知道这个远房舅舅是逗我玩呢，更不知道北京在哪儿，可我想，既然名字叫北京，既然周公能够领着顶棒去北京，那北京一定离这儿不远，一定在牲口屋的北面。于是，我从牲口屋出来，向北，顺着巷道，一路慢慢悠悠地朝北京去了。

繁城只是一座古老的小镇，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是天底下最大的一座城。我从牲口屋出来，顺着巷道一直往北走。走啊，走啊，我走到一处坐落在高台上的大院跟前，看见好多人在那儿聚集，一群穿绿军装、戴绿军帽、套红袖箍的大哥哥、大姐姐正在搭建一座很高很高的戏台。我以为这里就是北京了，且真的有好戏，于是就在戏台前停了下来。

“戏”是吃过午饭开演的。开演时，我饿着肚子坐在一棵弯腰柳树的枝杈间。本来我想留在戏台上，可那个管台子的大哥哥不让，说：“小屁孩儿，凑啥热闹，滚蛋！”没办法，

我只能爬到戏台前的柳树上。柳树下聚了好多看热闹的人，大喇叭嗡嗡作响，我正犹豫着要不要下去撒泡尿再上来，突然听到扩音器里爆出一声大喊：“把某某某押上来！”紧接着又喊：“把高帽子给他戴上！”我一惊，感觉裆里一紧，尿不由自主地就蹿了出去，洒到下面一个陌生男子头上。那男子板着脸，咬牙切齿地说：“小兔崽子，你下来！看我不捶死你。”我吓坏了，紧紧抱着树干盯着他，想哭又不敢哭，生怕他一怒之下爬上来，或者用砖头砸我。这样僵持了好大一会儿，他看我不下去，终于失去了耐心，转过脸，跟着人群呼喊起来。

我俯视着他，希望他把我忘掉，或者换一个地方去喊叫，这样我就有机会逃跑了。那一刻，我甚至想，那些穿绿军装、戴绿军帽、套红袖箍的大哥哥若是能过来，把他绑到台上去，该有多好！可是他不动，也没有一丁点要走开的意思，我只能老老实实地蹲在柳树的枝杈间，非常沮丧又满怀希望地等待他离开。头上戴高帽、胸前挂着大牌子的是几个面黄肌瘦、战战兢兢的男人，有戴眼镜的，有不戴眼镜的，都和外婆年纪差不多。夕阳西下时，戴高帽、挂大牌子的几个男人被押下戏台，押进高台上的大院。树下长相凶狠的男子仰脸瞪我一眼，说：“小心我揍你！”然后就跟着人群到院子里看热闹去了。我看

着他走远，从树上滑下来，顺着来路一溜烟地往回跑。

外婆吓坏了。我跑回外婆家时，看到她正坐在院子里握着脚脖子号啕大哭呢，两位本家的妯娌在一边劝慰着她。我蹑手蹑脚地走到外婆跟前，说：“姥娘，你哭什么呢？”外婆闭着眼睛呜呜咽咽地说：“我的好外孙儿丢了，我怎么不哭呢？”两位妯娌看见我，吃了一惊，异口同声说：“回来了，这不回来了？”外婆抹一把泪，把我揽进怀里，说：“小祖宗，你跑哪儿去了？”我说：“我去北京看戏去了。”

被外婆派出去找我的舅舅们是喝罢汤后陆陆续续回到家中的。大舅最后一个回来，说：“今天戴高帽的杨校长回到家就上吊自杀了。”我不知道上吊自杀是怎么一回事，追问大舅，他不耐烦地说：“就是弄根绳把自己吊死了。”我不认识字，不知道戏台上哪一个是杨校长，可我想，杨校长和我外公一样，是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的男人吧。

外婆病逝于1995年，享年86岁。现在，年轻人很少有人知道高帽子这回事了，但是，它像外婆给我的爱一样，深深地烙在了我的脑海里，怎么挥也挥不去。偶尔，上了年纪的人会说，别给我戴高帽子了，那意思是别夸我、别抬举我了，很有一点儿黑色幽默的味道。



念

□梁艳

小河啁啾
风里
秋叶掩面低吟
枯黄的草间
泛着闪闪泪光
铁轨冷冷
诉说着别离
一行脚印
独自丈量
这熟悉的土地

初冬

□张绍国

冬天
总是循序渐进
并没有想象的
那么残酷无情
初冬尽显温情
俯视流水
依然灵动
鱼还在悠然游弋
荷叶虽然枯死
莲藕却在泥里生长
芦苇高举洁白的芦花
等待人们
采集它的一腔温暖

残花

□何军雄

尘埃落定
所有的事物静默
一洼池塘的叶片
和冬日的芦苇并立
夕阳下
一束残花的娇媚
让一朵云
羞红了面颊
钟声响起
一尾追赶时光的鱼
想趁着残花的枝叶
将昨日重新打捞

小花

□姚绍

小花很讨人喜欢。她穿一身黑白相间的花衣服，白的地方雪一样亮，一朵一朵黑色的梅花印在上面，错落有致，谁见了都想抚摸一下。尤其是她看人时的眼睛，有一种温情和亲情洋溢在里面，会使你顿生爱怜之心。

小花是我家养的一条狗。说实话，我不喜欢养猫养狗的，原因是我对它们有成见。有一次，女儿从朋友家带回来一只波斯猫，一身毛白得透亮，样子也很乖巧。这样的小动物当然谁见了都会喜欢，可我一转身就听到响声，回头看去，见小猫已跳到客厅的沙发上，用它那尖钩一样的利爪狠劲地在沙发的靠背上挠，还抓出了很多不规则的小孔。我心疼得不行，当时就喊住女儿，说要么用绳子将它拴起来，要么赶紧给人家送回去。

小花初到我家时还没满月，站立不稳，走起路摇摇摆摆，看起来很滑稽。

稽。儿子找来一只纸箱，放上干草和棉絮，可每次被放进去它总是拼命地挣扎着往外爬，哪怕是摔一跤也乐此不疲。尤其是到了夜里，它就连声地叫，一声比一声高，让人无法入睡。当时已是初冬，天气够冷的，儿子就把它放进被窝里。我怕它拉在床上，儿子说：“没事，吃饱了它就安安生生地睡觉，要拉的时候它会拱我，还会低声叫，我把它抱下床就行了。”还真是，小花从没弄脏过床被。

五六个月大时，小花已经长得漂漂亮亮，因特有灵性，确实人见人爱。它在屋门口卧着，就能准确地判断出大门外巷子里的动静。只要它摇着尾巴一蹦三跳地向大门口跑去，那准是家里人回来了。要是它发出“呜呜”的叫声，并快速向大门口跑去，那定是有陌生人。你别看小花长得像一个温柔的姑娘，在生人面前却毫不客气，把人堵在大门口，寸步不让，龇着牙发出吓人的声音。不过，只要主人唤一声“小

花”，它就会立马转怒为喜，晃着尾巴，亲亲热热地把客人领到家里来。不管是谁，只要来过我家一次，它都能认出并记住。

有一次，一个朋友家里来了客人，打电话让我去作陪。朋友在客厅的茶几上摆上菜，我们开始喝酒。他家养了一只大黑狗，那狗就站在旁边眼巴巴地盯着茶几上的菜，被赶几次都是刚出去又转回来。中途，一个客人家里有事要提前走，我们几个刚把客人送出屋门，转身回到客厅，发现茶几上的盘子净光，菜全被大黑狗吃了。这让我想起小花，我们家里不管吃的东西放在什么地方，小花从没干过偷吃这样没规矩的事。有时我们拿吃剩的饭菜喂它，你端着盘子往它面前放，它会看着盘子往后退，直到我们把饭菜倒进它的盆里，它才会狼吞虎咽地吃起来。

我在县城定居后，见小花的次数越来越少。有一次，孙女打电话说：

“爷爷，你回来看看吧，咱家的小花生宝宝了，特可爱。”我回到老家，小花看见我，像看到亲人，一下子扑到我的怀里，用舌头舔我的手，衔我的衣角，弄得我手足无措。我蹲下来，抚摸它光滑的脊背。三只小狗胖乎乎、毛茸茸的，跟着小花跑到我身边，摇头摆尾，在我的腿上蹭来蹭去。一只黑色的，通身油黑发亮，脑门和尾巴尖上长了两撮白毛；一只黄色的，身上金光闪闪，两只耳朵尖上和四只蹄子上各长了一撮白毛；还有一只长得和小花一模一样的。我想，再高级的生命设计师，也设计不出如此新颖别致、令人喜爱的小精灵来。

后来，儿子一家要到城里做生意，小花成了一个无法解决的难题。最后，只好把它送到亲戚家里寄养。可小花有个倔脾气，不愿过寄人篱下的生活，几次都挣断绳子跑了回来。老家已无人居住，院子里慢慢长出了杂草。儿子听说小花跑回家的消息，只

冬天，冷或是不冷

□叶志勇

冬天要是不冷，你说好不好？反正我现在很矛盾。冷，就会有许多麻烦。裹着厚厚的衣服，束缚身心不说，有时候稍不留意，就被寒气侵袭，头痛脑热，涕泪横流，在瑟瑟寒风中，咒骂这该死的冷冬。不过，有那么若干年，见不到冬的影子，在春天一样的冬天，

我却感到无所适从。这不冷，还算是冬天吗？

其实，时光倒回从前，谁还会考虑冬天冷不冷。冬天就是寒流肆虐，晶亮的冰凌倒挂在屋檐上，脚一踩下去，厚厚的积雪就“咯吱”一声。冬天，就是这样冷在天地间，但是暖在人心。

立冬过后，黑夜似乎就侵占了时

光。记得小时候，冬天的早晨，我从暖和的被窝里钻出来，蹲在狭小的灶间，就着暖人的柴火，吃下滚烫的米饭。出门的时候，手拎盛满炭火的炉子，攀上一段斜坡，就走进灰暗的土墙教室。十几个小小的圆筒的火炉，依次摆放在座位旁。冷了，闲了，就烤烤手，暖暖身心。教室里往往静悄悄的，学习、暖手两不误。也有意外

的时候，火炉倾覆，炭火烫手，往往引起阵阵惊叫。最怕人是谁的火炉里埋着红薯，在我们饥肠辘辘的时候，红薯烤熟的香味在教室里飘荡，引得我们根本无法专心上课。简单枯燥的学习生活里飘着记忆的甜香，寒冷的冬天里有了些许的温暖。

站在冬天的门槛上，或是穿行在冬天悠长的冷巷里，你是否盼望有一

个温暖怡人、草长莺飞的春天呢？冷冷的冬天，或许会激发你的这个愿望。在寒冷中，人们会更加清醒，就像一次长跑后，我们知道自己需要体力、毅力，需要梦想，并追逐梦想。冬天在时序的轮回中，给春天以新生和力量，使梦想开花结果。

冬天冷与不冷，还是一个问题吗？

□呼庆暖

在寒风里
谁懂一片红叶的寂寞
就像岁月里
没人懂一个老者的沉默
在光阴的轮回里
谁又能不让时光沧桑
任青春成为过往

一片红叶
有一片红叶的故事
一片红叶
有一片红叶的感伤
在霜色的浸染里
在寒风的摇曳里
你终将悄悄离去
就像挥手之间
告别乡音乡土
一去经年
只有乡愁如故

